

391-11
(1)

一個戰士

沙丹編劇



KBC
G
234
92

东北书店印行

一個戰士

沙丹編劇

東北書店印行



3 2173 1253 1

MG
I234
1921

一個戰士

—— 四幕劇 ——

時：	一九四八年	
地：	東北	
人：	英得明	二十六歲
	英得成	二十歲
	英妻	二十五歲
	小明子	六、七歲
	得明母	六十來歲
	老李大爺	四十多歲
	馬文凱	二十三、四歲
	蔣軍班長	二十六、七歲
	李勝	二十五歲
	王得	二十二歲
	蔣軍甲	二十多歲
	蔣軍乙	二十多歲
	蔣軍丙	二十多歲
	一個老頭兒	五十多歲
	指導員	二十六、七歲
	通訊員	十八、九歲
	四班長	二十多歲
	生產組長	二十來歲
	小福子	十二、三歲
	明子姥姥	六十來歲



(南)

婦女隊甲	十八、九歲
婦女隊乙	十八、九歲
農民甲	三十來歲
農民乙	三十來歲
戰士若干名	
担架員兩名	
蔣軍若干名	
一個蔣軍軍官	
工友若干名	

第一幕

時：春天的一個早晨

地：蔣管區的一家工人住宅

景：是一個工人住宅的外間，有鍋灶，簡單的傢俱。兩傍有二門左門通外。右門通屋內

幕開：春天的早晨是很涼的，英妻穿着破大褂從屋裏上，看看鍋合，盆裏一無所有，遂長長地吁了一口氣，走向門往外望了望又掃興地回到鍋灶前，坐在小板凳上用手撐着頭默默地坐着。

小明子從屋裏走上眼窩塌陷顴骨突出，失掉了孩子氣。

明：（軟弱無力地）媽！餓了！

（英妻沒有答應，還是那樣坐着）

明：（聲音放大了）媽！餓了！（說着搖幌着英妻的身子）

妻：（抬起頭睜了睜小明子，又可憐地低下頭去）

明：（自己去揭開鍋蓋，又看了看盆裏沒有什麼東西，就站在地上慢慢地哭起來）

妻：（回過頭哄着）明子，……別哭，哭也不頂餓！

明：（這一說更哭的厲害了）媽呀！餓壞了……

妻：（想阻止他哭，但又無法，只好由他哭下去）

咳——（又用手撐着頭默坐着）

（得明母拄着棍子上）

母：（有氣無力地）明子！你怎麼又哭了？

明：奶奶——餓了……

母：媳婦！連一點吃的都沒有了嗎？

妻：媽……（又沒說下去，只是搖着頭）

明：奶奶，奶奶……（抱着明母的腿揉搓着淚臉，哭聲漸止）

母：明子！聽奶奶說，就是這個天年啊！

（坐在鍋台上）八成是咱們前世造孽了，來了『種殃軍』
叫咱們活不了……（撫小明子頭）明子！挺着吧！你
餓，奶奶也餓……。

妻：媽！（站起來）你餓的挺不住，我到隔壁老李大姨兒那
兒借塊餅子吧！

母：咳（阻攔地）這日子過的誰家不是艱難的？別老朝人
家借了，等他二叔賣工夫回來，買點谷糠做點『糊塗』
喝吧！

妻：他二叔到黑天才能回來呢！還不知道這大清早晨能不能
有人叫工夫呢！

母：賣苦大力也沒人要嗎？

妻：糧米這麼貴，誰還花錢叫工夫啊？！

（明子靠着明母的身上睡着了）

母：（喃喃地罵着）『刮民黨』來了逼的人都快餓死了！
（英得成無精打采地從外走上）

成：嫂子！

母：得成！你怎麼回來了？

妻：二兄弟！又是沒人叫工夫吧？

成：嗯！（坐在凳子上）天沒亮我就到十字路口工夫市那兒
等着，沒有一個人跟我搭噓，等了半天我就回來了。

母：（如泣如訴地）這就得等着活活地餓死了，你們哥倆住
工廠住了這麼多年也沒趕上這個年頭，好幾個月不開支
還不算還把你給葷出來了，憑你這麼大小伙子，賣力量
去還掙不到飯吃，……

妻：（對成）二兄弟你看媽都餓壞了，想一個什麼法，對付
點什麼東西吃，別讓老人餓着啊？

成：嫂子，有什麼法可想呢？我有這麼一把力氣，人家誰也

不僱啊?!

妻：(想了半天)還是去賣點衣服吧!

母：把衣服都賣淨了，就得光膀子，餓死拉倒唄!

成：(一邊向屋裏走一邊說)還管什麼光膀不光膀的了，肚子要緊。(下)

妻：別心疼東西了，左右咱們也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了，就剩下點破破爛爛的了。

母：賣吧——先給明子買點吃的!

(得成抱一抱破爛上)

成：你看還那有什麼衣服啊?!(把破爛往地上一擡)

妻：這些破爛連半塊大餅子也換不來……

成：怎麼辦啊?(坐在凳子上低着頭)

妻：(脫下自己的破大褂，只剩下短布衫、短褲)拿去賣吧!

母：媳婦!這春頭上冷，凍着——

妻：媽!凍不着。

成：嫂子!你還是穿上吧!反正這件大褂也賣不了多少錢!

妻：(走向明子跟前，輕輕地叫)明子!

母：這孩子餓的睡着了。

妻：(解明子的棉襖扣子)

母：媳婦!你幹什麼?

妻：不幹什麼……(慢慢地脫下明子的棉襖又去解明子的褲帶)

成：嫂子!你還要把明子的棉衣裳都賣了?

妻：噫……

母：這可不行，怎麼也不能賣孩子的衣裳!媳婦!你別脫了!

妻：媽!往後也凍不着了，別心疼孩子的冷熱了，我不能眼巴巴地看老人孩子餓死!

母：(幾乎哭出來)我活了六十來歲，也沒看見這個世道，

這『種殃軍』嘅！是逼人死啊！

妻：（往下脫明子的褲子，明子醒了）明子！你醒了？

明：媽！餓了，餓了……

妻：你二叔就去給你買餅子去（繼續脫）

明：媽！你幹什麼脫人家的褲子啊？

妻：（欺瞞地）脫下來，媽給你縫縫（脫下來）

明：（只剩下裏邊的小褲衩和小褂）

媽！冷——

妻：二兄弟（輕聲地）快拿去賣吧！

成：嫂子！（欲言又止）

妻：別說了，快去吧！把面袋也帶着，買東西好裝！

成：（拿起衣服與面袋下）

明：媽！二叔怎麼把我衣服拿走了呢？

妻：（無語）

明：媽！二叔把我衣服拿走幹什麼呀？

妻：（憐憫地看看小明子轉過臉去）

明：媽！我冷——我要穿衣裳！

妻：明子！你二叔拿去賣了好給你買吃的！

明：（哇地一聲哭了踉蹌起來）我要衣裳呀！我要衣裳呀！

妻：明子（欲阻止）

明：（越哭越厲害）我冷啊！媽——（扯妻的胳膊，妻轉過去如泣，又問明母）奶奶！我冷啊！……

母：（摟入懷內眼淚掉在明子的頭上）明子明子！咱們的命不濟。

（明子唔唔地哭聲越大）

（老李大媽拿塊餅子上）

李：侄媳婦，小明子怎麼哭的這麼厲害，是不是餓了？

妻：老李大媽，這還用說嗎？從昨兒個大人孩子就沒吃上什

麼。

李：來！小明子，我給你拿來一塊麵子麵餅子！

妻：老李大嬸，你們也是不容易啊！

李：侄媳婦，跟我別惜外，我們能吃上，怎麼也不能看小明子這孩子餓着，（對小明）小明子，拿去吃吧！（小明子接過吃着）

妻：老李大嬸，小明子吃你不少東西了，以後快別給了，你們也困難！

李：不要緊，我們以前存下點麵子麵吃了啦！就得賣衣服了，小買賣也得折騰。

母：他老李大嬸，你說這叫什麼天年，該咱們窮人遭劫啊！

李：咳——長這麼大也沒看見這樣的軍頭把窮家破戶的糧食。搶個一乾二淨，怨不得都叫他們『種殃軍』咱們算遭殃了！

妻：老李大嬸，你坐下呀！

李：不了，我那能坐下，出的小買賣還得耽着點呢！若不都叫『種殃軍』給拿走了我得回去了。

妻：來串門啊！大嬸。

母：給奶奶擗一口餅子。

妻：明子，你別吃了，剩下半塊給你奶奶吃吧！你奶奶都餓壞了。

明：（仍不放手地）媽……

妻：（從明子手裏拿下來給母）媽！你吃了這半塊吧！

母：咳！給孩子吃吧！我這麼大歲數，吃不吃不要緊，餓死了就餓狗！

妻：看媽說的，有我活着怎麼也不能讓你老餓死，吃了吧！

母：我不吃，咬咬牙就過去了，等一會兒他二叔就買回吃的了，明子！給你拿着，等你餓的厲害時候再吃啊！（又

交給小小子）（成拿着半面袋谷糠跑上）

成：嫂子！嫂子，後面有抓壯丁的追來了。

母：唉呀！（抖顫地）這可怎麼辦？這可怎麼辦？

妻：快藏起來吧！快藏起來吧！

成：藏在那兒呀？藏在那兒呀？

（混亂半天）

妻：藏在屋裏櫃子裏吧！快！快！

成：快把這半袋谷糠攔在鍋台後，讓他們看見了，又該拿走了。

妻：快吧！二兄弟，你就放下吧！別管了。

（成急入屋內藏起）

母：（對屋裏）得成，你可貓嚴實啊！

妻：媽！你在一邊呆着，別吱聲！我來答對他們。（外有皮鞋聲）

妻：唉呀！老總們來了！

母：唉呀！這要把得成抓去可……

妻：（制止地）媽！別吱聲了，他們進來了。（靜默）

（蔣軍班長領李勝、王德上）

（三人尋視屋裏半天）

班：臭娘們！跑進來那個人呢？

妻：哪個人啊？

班：就是我剛才眼看着跑進這屋裏一個人你看見沒有？

妻：沒看見。

勝：臭娘們你要不說實話等搜查出來就不能饒你……

妻：老總，我真是沒看見，我們孩子他爹上工場做工去了，家裏再也沒有老爺們了，若不信你就搜。

班：李勝！王德！搜——

勝德：是。

母：（哀求地）老總！沒有——你們搜什麼呀？

妻：（故作鎮靜）媽！你害怕什麼，讓他們搜吧！（對兵）你們看這外屋沒有吧！（對開屋裏門）老總！你們還不信，你們再看看屋裏。

勝：（到屋裏扭了一下回來又對班）班長！屋裏也沒有，這娘們說的挺硬，大概沒跑進這家來！

班：（尋思半天）好吧！到別人家去！等一會兒再來（對妻）臭娘們，等查出來要你的命。（命令二兵）走！（匆匆下）

德：（對妻）有吃的沒有？（四處尋找）

妻：哪有什麼吃的，老總！我們都快餓死了。

勝：（看看鍋、盆裏什麼都沒有）媽的！比我還窮。（把盆摔在地上）

德：（發現穀糠面袋）唉！李勝，好東西好東西。

勝：什麼好東西？

德：半面袋穀糠（拿起來）

勝：我看看（奪到手）這還比酒精強呢！（急下）

妻、母：（欲進）老總：老總！你給我們留下吧！

德：媽拉個×，倒霉！惹不起你舐屁股玩囊兒，（又尋找突然發現明子手裏的餅子奪去，明子不放）

明：媽呀！媽呀！

妻：老總，就這麼半塊餅子，你給我們小孩子留着吧！

母：你可憐可憐我們！

德：誰可憐我？人家上邊吃大米白面，咱們連酒糟都吃不上，快鬆手。（一把搶走而去）

明：（哭起來）媽呀！我要餅子呀！

妻：明子，被中央軍搶走了，要不回來了，餓一會兒吧！等你爹回來就好了。

母：明子，上奶奶這來，這遭罪的地方有什麼法。（摟在膝

上坐下)

妻：(從外屋窗上往外看看，走回來向屋裏)二兄弟！出來吧！瘟災的兵走遠了。

母：不能再回來了？

妻：不能了吧？

(成上)

成：嫂子！穀糠沒給搶走吧？！

妻：讓他們看見了還能給咱們留下？！

成：這怎麼辦哪？整了一早晨吃的，歸終還填護了胡子兵了。

母：等着餓死吧！

妻：(半天)先挺一會兒吧！今早晨明子他爹上工場去的時候說今個兒卅號該開支了。

成：三個月都沒有開支了，這個月也靠不住。

母：『刮民黨』那麼狠心？！他爹在工場裏整天掄大錘子，一天幹到晚，真就白幹活不給錢？！叫咱們活活地餓死啊？

妻：我也這麼想，三個月不開支這個月也該開支了，多少他還不給幾個？！

成：等我哥回來看吧！

妻：快晌午了該回來了！

母：(明子在打着瞌睡)明子！別睡！等你爸回來領來工錢就給你買吃的。

妻：等吧！

(靜默)

(英得明低着頭慢慢走進來)

成妻母明	{	(同時驚喜地)	哥哥！
			明子他爹！
			明子他爹！

爹！

(英無聲地坐下)

妻：明子他爹今兒個發多少餉？

英：……

妻：今兒個開支了吧？

英：……

妻：今兒個沒開支嗎？

英：……

妻：是不是沒有？

英：（心裏非常苦惱高聲發洩的）沒有！！

（長久的靜默）

母：明子他爹！你說這日子怎麼過呀？

英：媽——（欲叫又止）工場不開支你叫我怎麼辦？

妻：（怕英不高興壓抑着話語親切地說）

明子他爹，你看這一家大小眼睛都餓藍了，想個什麼法，別挺着餓死啊？

英：……

妻：你看媽那麼大歲數了，兩天一個飯粒沒下肚再餓兩天就

……

英：……

妻：你看明子這孩子眼窩都塌了，再不吃飯，就得……

（欲哭出來又壓制下去）

英：……

妻：我怎麼的都行，餓死就餓死。（哭出來）

英：（無處發洩的對妻叫出滿心的苦惱）你……你哭什麼？哭就有飯吃了。（把妻推向一旁）實在活不了就跟工場拚了（稍停）我用你叨咕，我不知道家裏沒飯吃？！我不知道老老小小要餓死？！可是工場三個月不開支你不知道？國民黨壓迫工人你不知道？！（然後像獅子一樣吼起來）你們還逼我！！逼我！！

明：（吓的哭起來）奶奶！奶奶！

英：（大聲制止地）別哭，再哭砸死你！

明：（更哭起來了）奶奶呀！

英：別哭——（欲打）

母：孩子也沒惹你，你打孩子幹什麼——

英：（坐在凳子上，難過的抱着頭）

（工友馬文凱急上）

馬：英得明！

英：馬文凱！

妻：（轉過來）老馬大兄弟來了？

成：老馬大哥……

馬：英得明，你是不是又跟家裏嘔氣了？

英：……

母：這不是嗎！就因為工場不開支，孩子餓的直哭，他還要打孩子……

馬：英得明！你這不對呀！跟工場別扭別拿孩子撒氣呀！

英：老馬，跟工場生的氣我實在瞥不住，簡直氣的我要炸肺了。

馬：（對妻等）大娘，大嫂，你們放心怎麼也餓不死，現在全工場工友都開了會，誰家有吃的就先串換點，晚上我給你借點，咱們都是受苦的弟兄啊！

妻：老馬大兄弟，那你就給借點吧！

馬：大嫂，你們先到屋裏呆一會兒，我跟大哥談點事兒！

妻：媽：咱們進屋吧！

（母、妻、明子，先後進屋）

馬：（怔怔四外）老英！

英：嗯？

馬：鐵工場剛才已經關上大門了！

英：什麼？

馬：倒閉了，不開了。

英：（忿怒地）×他媽，這下完了幹活的地方也沒了。

馬：老英！消停點，我還沒說完呢？

英：還有……？

馬：還有剛才場裏來了四輛大汽車。

英：幹什麼？

馬：想要把機器都拉走。

英：（站起欲走）不能讓他們拉走啊？

馬：慢點，橫衝直撞有什麼好處？

英：我在這鐵工場幹了十幾年那我眼看他們白白地拉走！？

馬：老英，咱們不要蠻幹，咱們得組織起來要像上回罷工一樣，組織好跟場方對抗，到底咱們勝利了發了幾斤糧食……

英：嗯！

馬：這回咱們更要組織好，（輕聲的）我們剛才在工場裏已經跟工友們祕密地開過會了，選出了代表跟場方交涉，不能拉走機器，另外工友們都分了工各有各的任務，一伙人攔住汽車去路，一伙人就往下卸機器零件，這樣就是他拉走機器也不能用了，你說是不是？

英：對！

馬：老英！這工場是咱們的工場，咱們要保護住，等八路軍來了，咱們工友們就翻身了。

英：（欣喜）噫！

馬：英得明！分配給你的任務，是去卸機器零件，卸下來就往家裏扛保存起來你敢幹不？

英：老馬！跟場子鬧『鬭爭』我多俗不在前頭，腦袋掉了碗大個疤瘡。……

馬：對！要勇敢，別怕有組織領導咱們……

英：那咱們就走，別讓他們先拉走了！

馬：趕插，咱們一切要往壞處想，說不定他們用警察鎮壓一下子把咱們抓起來，一家大小就得餓死……

英：不管他們好了。

馬：那能不管，革命不能不要家呀！

英：那你說怎麼辦？

馬：我看這麼辦，大嫂子的娘家不是在解放區江北的鄉下嗎？我看叫她領孩子到娘家去，好不好？

英：對……可是那能逃出去嗎？

馬：能！國民黨的卡哨好出，只要給他一點便宜就行，這幾天有好多難民都逃到解放區去了，聽說到了解放區後方的難民落下戶還能分着地呢！都安下家了。

英：那就叫她趕快走，可是她一個婦道家領個孩子走道不方便哪？

馬：叫你兄弟英得成一起走，剩下你老媽咱們這麼多工友，誰還不能養活？！

英：對！就這麼辦！

馬：叫她們馬上走，省着受瓜連。

英：得成！（向屋裏喊着）

（成上）

英：叫你嫂子來！

成：（向屋裏喊）嫂子！

（妻上）

英：得成！領你嫂子到她娘家去！

妻：幹什麼？

英：幹什麼？你在這兒挺着餓死嗎？

馬：大嫂！老英不是靠你走，現在場子關門了，打算把你送

到八路那邊你娘家去呆着，那邊生活很好。

妻：那媽呢？

馬：我們想法照管。

妻：你們呢？

英：我們還有事，叫你去，你就去！

妻：可是我娘家，道那麼遠怎麼走啊？

馬：不要緊，叫德成送你……過了國民黨卡哨，到了解放區
就好辦了。

英：快走，收拾收拾馬上走！

馬：得成，你好好照顧你嫂子！

成：是了。

英：咱們走吧！

馬：對！（二人匆匆下）

妻：他們出去幹什麼去呢？

成：準是跟場子『鬪爭』去了！

妻：那……

成：嫂子，你別管他們了，你趕快收拾東西去吧！

妻：有什麼收拾的，拿點破爛衣服給明子穿上凍不着，就行了唄！（下）

成：（從窗戶往外看汽車裝上機器了）

（妻領明子，手裏拿着包袱上母隨上）

母：媳婦，你說明子他爹叫你們上八路那邊去，回你娘家，
那能行嗎？

妻：媽！不行又怎麼辦？逃出去總會活命的。

母：走吧！剩我老婆子一個早晚也擋不了死！

妻：媽！那咱們一起走吧！

母：咳！我也走不動爬不動倒累贅你們。

妻：我得扔你老在這了，老馬大兄弟說，他們會照顧你的。

母：行！你們走吧！明子上你姥姥那去吧！奶奶不能跟你了……（哭泣）

妻：（怕都難過起來）二兄弟走吧！

成：嫂子，嫂子，你看。

（齊到窗上往外看）

妻：場子要把機器拉走？還有警察壓着。

成：拉不走你看工友們都圍上了！

妻：（突然發現）怎麼？！明子他爹，上汽車頂上卸機器去了。

母：唉——這孩子竟幹險事，拉走就拉走唄。

成：唉呀，唉呀，嫂子，嫂子，不好了不好了。

（外面一陣劇烈地放槍聲）

（妻、母都不敢往外看了）

母：完了完了，媳婦，你說槍不能打着他爹嗎？

妻：誰……誰知道啊？

成：嫂子，哥哥扛着一件機器零件跑出來了。

母：謝天謝地……

（外面散落地槍聲漸輕）

成：（走回興奮地）這回機器是拉不走了，都叫工友們給卸光了。

妻：你哥哥竟幹險事！誰也管不了他。

（英得明扛着一個零件跑上）

英：（慌張地找了半天地方）×他媽的擱在那呢？（然後扛到屋裏去了）

母：這孩子竟惹事兒。

（英又從屋裏上）

英：你們還不走。

妻：沒走。

英：還等什麼啊？快走！快走！

妻：走！明子他爹，你可別把媽扔了呀！

英：咳！走吧！走吧！我用你囑咐，我還不知道？

妻：媽！你還有什麼話說的沒有？

（老李大嬉跑上）

李：（慌慌張張地）看你們兩個小伙子，還在屋裏呆着，剛才那班抓壯丁的又繞回來了，到那院老張家去了。

英：看！我叫你們走你們還磨蹭，得成你還不趕快走呢？

成：還能出去嗎？

李：立刻出去豈不見，他們在老張家屋裏呢！可是你們上那呀？

妻：上江北我娘家去！

李：那快走吧！明個兒我逃難的時候背不住還許找你們去呢！我知道你娘家住的地方啊？

妻：媽！我們走了！

李：來！給小明子帶塊餅子走！

（成背明子，李、妻，隨下）

母：明子他爹，你也躲一下吧！

英：我不怕他們。

母：你聽說吧！把你抓走就晚了。

英：好！我走，把機器零件藏好。（進屋）（外邊有皮鞋聲）

母：明子他爹，來了，來了。

英：（跑出）來了？

母：（恐懼）這怎麼辦？這怎麼辦？

英：（跳上窗戶欲從窗戶逃跑）

（蔣軍班長，李勝、王德上）

勝：站住！

英：（急忙拿起一個空油瓶子向他們打去跳出去了）

班：追！開槍！

(李勝、王德跳出去外屋槍聲)

母：明子他爹……(向窗外望去)

李勝的聲音，站住，媽個×，你還跑?!

(李勝和王德把英從窗外拉進來)

班：你小子有本事啊！還想跑哪！

勝：我往高放的要打壞了那咱們就白抓了。

英：你們爲什麼抓我？我是這中正鐵工場的工人，你們沒有抓我的權利。

班：工場關門了管你幹什麼，綁上別讓他跑了。

勝：是。(綁英，英不讓綁，王德幫助綁住了)

班：帶走！

母：老總！別帶走，我給你們跪下！

英：媽！爲什麼給他們這些王八蛋跪下來呢？起來！

母：老總！留下我兒子吧——(哀求)

班：(踢倒母)帶走。

(拉英齊下)

母：(強站起)『種秧兵』胡子兵(暈倒)

——幕急落—— 第一幕完

第 二 幕

時間：三個月後的一個夜裏

地點：敵我游擊區的一家民房

佈景：一個空曠的院裏正面是被敵人砲火炸毀了的短牆，院裏破爛不堪，靠正面偏右角是兩間小草房，被砲火轟擊的幾乎坍塌了小門虛掩着。

幕開：深夜了四外是很靜寂的，混黑，沒有月亮，偶而聽到幾聲槍聲，初秋的風嗖嗖的颯着，從房裏出來一個老頭兒到前面往遠處望一望半天，他又走回來嘴裡喃喃的說。

老：今晚上『種蠶軍』許不能出來搶東西了，把草籽拿出來
 晾一晾——（又走進門不一會又端着一小簸籬草籽上，
 放在窗台上用手『巴拉』一陣）讓風吹一吹吧——（然
 後又回到屋裏帶上門，關上了）（靜寂，風飛着）
 （李勝先從左角探出一個頭來，往四下看了看，鬆口氣
 然後向後喊聲音相當低）

勝：班長，沒事！進吧！早下手早回去！

（後邊班長的聲音：英德明，

後面英的聲音：慢吞吞）有……

後面班長的聲音：進院裏！

後面英的聲音：（反抗）我不願意搶老鄉的東西！

後面班長的聲音：媽個×，（把英推進來，用衝鋒式槍
 托打着英，英反抗着）

勝：你小子造反了！？（也用大槍柄打英）

英：×你媽。

班：先別管他，等回去按違抗長官命令處罪，叫王德領他們
 進來！

勝：王德，快領他們進院裏來！

（王德領着三個蔣軍士兵進來，兵已經骨瘦如柴，小心
 的上來了）

班：（訓誡的）進去的時候，要手急眼快，胆子放大點，見
 着東西拿着就走，這是個游擊區，八路軍常出來小心給
 他們發覺，聽見沒有？

衆：聽見了！

班：進！（衆往門前走）

班：（忽然想起）英德明！誰讓你進去了，你在路口放哨若
 有敵情趕快報告長官，聽見沒有？

英：……（瞪了他一眼）

班：王德！你在門口監視他，別讓他逃跑了！

德：是！（然後小聲的）又什麼玩藝也撈不着。

班：李勝！快叫門！

勝：是！（到門前敲門）開門！（裏面無回音，又重一點敲，聲音又嚴厲些）開門！開門！（仍無回音）

班：不要敲門了，動靜太大，給他踢開算了！

勝：（用力一脚踢開）進吧！

班：（命令兵）快進，快進！

（李勝先進去，班長督促三個兵也一齊進去）

勝在屋裏罵聲：你個老鷄屎爲什麼不給快開門？老頭在屋裏聲：快開門！我不得起來嗎？班長在屋裏聲：少廢話，滾出去。（把老頭從門裏推出來）

老：（坐在窗底下）嚼嚙着，就那點破爛東西換不了半塊餅子吃，再也沒有什麼可搶的了！

德：別說話！

英：搶他東西！你還不讓他說話？

老：見着中央軍就得裝噏吧呀！

（李勝搶了幾件破衣服，從屋裏上，班長拿一件老頭穿的棉袍隨上，剩下三個兵每個人抱一團破爛跟出來）

勝：（對老）老鷄屎、你家一點吃的也沒有了？！窮透了！

老：你不窮？！還搶我的？！

勝：我他媽的一腳踢死你！

班：別和他磨牙了！媽個×的這個地方的老百姓都跟八路一個鼻孔出氣！

勝：班長！我看再走兩家吧！沒撈着什麼油水？

班：對！到西頭那兩家看看，動作迅速。

勝：快走！

班：王德你領頭，探路！再壓着他們三個損種別讓他們溜

了？

德：是！

勝：那英得明這小子呢？

班：還讓他在這放哨，因為這是一個路口。

勝：他跑了呢？

班：不要緊！從那個院子能看着他，他若跑了！就開槍打。
（然後命令大家）快點走！（王德領着三個兵先下，李勝與班長隨下）

老：（在後大罵）叫什麼軍隊！是胡子！有一天非叫八路軍活抓了你們不可！
（回頭向屋裏走去）

英：老大爺……

老：怎麼！你們剛搶走我們的東西還想要我這老命啊？

英：不是……

老：不是什麼？你們中央軍哪……哼！

英：老大爺！你有吃的嗎？給我一點！

老：沒有！！（拿起草籽簸籬回去）

英：（發現草籽）草籽！（過去抓了一把裝在袋裏，又想抓）

老：（指英罵着）你們中央軍簡直不讓人活，我一家大小都餓跑了，逃的逃，亡的亡，就剩下我這一個老頭子，故土難離，看着這破家走不了，八路軍給點吃糧，中央軍給搶走了，撿了這點草籽，好度命，白天黑夜藏過來藏過去的，你又給我抓去這麼多，你讓我老頭子挺着餓死啊！！你家沒有老爹老媽！別人要搶你家東西，你心疼不心疼！

英：（受不住）老大爺！你別說了，咱們都是受國民黨欺負的，我家在城裏住，我在工廠裏做工好幾個月也不開支，大大小小也吃不上，我老婆孩子都逃難到八路那邊去了，我是被他們抓這裡來的，受老鼻子罪了家裡還有

一個老媽，還不知道死活呢？！

老：（同情的）那爲什麼不跑出來呢？還在中央軍裏受氣。

英：我怎麼不想跑出去呢？三個多月了，我那天都想法跑出去，跑了好幾回，都讓他們抓回來了，吊打非刑，差點沒有把我活埋了，他們監視的可緊了。

老：你是個傻子（看看四外）這八路步哨就離這不遠，沒有半里地，甯個空子，不就跑過去了？！

英：（興奮的）能嗎？

老：能！你要過去我給你想法，過去看看外邊有無動靜。

（借壁那院一個老太婆的喊叫聲『你們給我留這件貼身衣服吧！老總，你們……』突然聲音中止了，大概被他們堵住了嘴）

（從隔壁那院有走過來的脚步聲）

老：（走回來）先等一等，那邊有人回來了！

（二人又回到原處裝作無事的樣子）

三個兵又從原道懶洋洋地上，把破爛扔在地上望着）

英：（放心的）哎！你們怎麼回來了？

兵甲：哼，咱們不忍心再幹了，李勝是什麼東西，他這個王八蛋，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從一個老太太的身上往下剝褲子，老太太怎麼哀求喊叫也不行，還把人家嘴給堵上了。

英：現在他們上哪了？

兵乙：又上隔壁那個大門去了。

英：你們怎麼回來了，王德沒看着你們。

兵丙：哼！那小子眼睛紅了，什麼也沒撈着，偷偷的擦了！

英：班長和李勝呢？

兵甲：也上那個院裏去了！

英：哎！（有了機會興奮又壓抑下去）咱們趁這機會跑吧！

甲、乙、丙：往那跑？

英：八路軍那邊。

甲、乙、丙：八路軍那邊？！

英：到了這個時候了，還猶疑什麼，咱們都是被抓來的，罪還沒受够啊？！

兵甲：可是班長說投降八路，八路那邊就倒栽蔥埋上，再不就機槍點名。

英：你還聽那個犢子胡說八道？！

老：（上前）我這個老頭子可不說假話，八路那邊可好了，要跑過去呀！願意回家就讓回家，家在後方還能分着地哪！

兵丙：你說這話是真的？

老：我要哄弄你們我遭雷殛！

英：你們信了吧！要走咱們就趕快走，錯過這個機會，再別想跑出去！

甲：（對乙、丙）咱們跑過去吧？

乙、丙：你說呢？

老：別磨蹭了我先告訴你們，帶過槍去八路還給賞錢哪！

兵甲：那倒小事，可是往那跑怎麼走啊？

英：（焦急地）老大爺！你快告訴我們路！

老：（跑到前面）來！隨我看！（用手指着左角）從這路口往北走，轉過那條胡同，就簡直奔那個影影綽綽地大地堡，那就是八路的卡哨，到了卡哨前面就把槍舉起來，說是投降過來的，明白了？

衆：明白了！

老：那趕快跑過去，悄悄地……

甲、乙、丙：謝謝老大爺！

老：別謝了，快吧！

英：快！快！

(四人撿起槍，剛向前跑去，李勝從右面跑出來，老頭閃在一邊)

勝：(大聲地)站住！(欲開槍)

班：別開槍！李勝，一打槍八路就聽見了。(對兵們)舉起手(然後向後喊)王德！王德！

德：(從右面拿着幾件衣服跑上立正)有！

班：趕快過去把他們的槍的大栓拿下來。

德：是！(過去卸下每人的槍栓)

班：王德！過來！

德：是！(過去立正着)

班：(立刻就是兩巴掌，打在王德的臉上)誰叫你不看住！叫你壓着他們，你自己跑那去了？啊！你說！

德：我去弄衣服去了！

班：沒收。

德：班長。

班：拿來！(從王德手中搶過衣服)回去還要重重地處分你哪！

勝：班長！咱們趕緊回去吧！

班：對！快回去，不能再留他們搗蛋了，一律活埋，李勝你在頭前，我在後尾，兩頭壓着，不然，跑掉了我這個班長也要挨槍斃的。

勝：走！(先拿着衣服下)

班：王德在旁邊看着走！

德：是……(對兵們)快走吧！我跟你們受多大瓜連。

班：(命令兵)快走！

(衆向前走)

老：(看見地上的破棚一尋思然後向班長喊)老總！這破棚你們不拿走了？(回過身來又拾破棚)

班：拿走！拿走！

老：（向英做掐死班長的手勢）快！

英：（馬上領會地向班長撲去）×你媽的！

班：李勝……李勝……

老：堵住嘴。

英：（因為一手堵嘴被班長翻過來）你們來呀掐死他！

甲乙丙：掐死他摸摸摸（齊向班長撲去用拳往死揍，英又翻過來壓在班長的身上）

德：（也跑過來用脚使勁踢班長，同時小聲的罵着）×你奶奶把我熊苦了。

英：（用手使勁地掐着）我再叫你，我再叫你……

班：（嘶啞的叫着）李勝，李勝。

勝：（跑上來欲向人叢中開槍又恐打着班長，隨向空中開槍放了一梭子子彈）都別動站起來。

德：（馬上裝作好人）快別動了你們怎麼打班長啊？
（衆啞然地對視着）

勝：你們還不把班長拉起來。

英：不拉！怎麼也是死！

班：李勝，（輕輕地叫着）把我抬回去。

勝：抬班長走……

（這時一個班的戰士從四面包圍進來向天空打了一排槍）

老：（高興地）喂！八路軍來了！

四：（高聲地喊）蔣軍弟兄們繳槍不殺，人民解放軍優待俘虜。

（衆齊把武器放在地上）

（四班長跑上來收容了武器）

（英與蔣軍甲、乙、丙，上前打班長與李勝，四上前阻止）不要打，不要打。

老：同志！你們怎麼知道他們出來搶東西呢？

四：我們偵察員一聽到動靜，就報告情況，我們就摸上來了。（指導員，通訊員上）

指：（發現班長躺在地上）這個人怎麼了（俯下身去看班）不要緊。

老：（上前）指導員我告訴你，（指英與三個兵，他們要跑你們那邊去，叫他發覺了，他就把他摺個半死，（指李勝）他最壞，你們要不來他又得把他逼回去。

德：（對指）長官我可是好人哪！我也恨他們！

英：那你爲什麼說：你們怎麼打班長啊！

指：好！誰也不要害怕，我們人民解放軍對待敵人，只要他放下武器，不管他是投誠來的，或者是被俘虜過來的，我們是不殺的，大家放心好了，如果要想回家，我們就發給他路費送他回家，參加我們軍隊也歡迎。（高個子的戰士（對四）四班長，馬上把這個人摻回連部去休息緩口氣。）

四：是。（摻起班下）

指：咱們都上連部吧！（拍英的肩膀）你這種反抗敵人的精神是應該替你宣傳和表揚的，你原來是做什麼的？（通通背上地上的槍跟在指的後面）

英：（一邊走一邊說）工人！

指：好！家還在城裏嗎？

英：城裏還有一個老媽！老婆帶孩子早逃到解放區江北她娘家去了，不知有着落沒有很想去看看他們。

指：那你可以去江北看看他們是怎麼樣了，我們可以發給你路費，開信送你去那裏。

英：謝謝指導員。

指：對！咱們回去再談。

英：老大爺，謝謝你幫忙我……

老：（笑了）只要到八路那邊就行了。

指：這位老大爺幫助我們作了很多宣傳工作，明兒個一定要重謝你呀！（哈哈……）

老：指導員再見吧。

（衆先後從左面下老頭停立目送着）

——幕徐落——

第 三 幕

時：秋天打場時午後

地：松花江北某老區的某屯

景：是一個村頭，斜正西，是兩間小房，接着這小房從右是一排人家，這小房山前排着苞米、紅辣椒、窩瓜乾子等，山前有豬槽子、鷄架、農具等看着非常整齊，靠右面剛露出場院的一端可看見谷垛的一角，門西一棵大楊樹遮掩着。

慕開：秋天的晌午將過天朗氣晴，天上一點雲彩也沒有，場院上正在打場，牲口拉滾子的聲音傳過來，夾雜着人的趕牲口的聲音，還有打場人的歌聲，有男的、女的合拍着，響亮的飄過村頭。

秋天來了快打場，
 今年豐收出好糧，
 一天比着一天強。
 軍隊天天打勝仗，
 安家立業有保障，
 支援戰爭攻大城，
 收復工場建設後方。

場院婦女的聲音：大嫂子來一個。

一個婦女的聲音：我不會唱！

幾個婦女的聲音：吡嚨！大嫂子害臊哩——

(許多人哈哈的笑聲)

(不一會從左面走上英德明，他換了一身便衣，走的滿頭大汗)

英：(向四外探尋着，然後自語地) 是不是這個屯子呢？
(看左右無人很着急，又繼續猶疑地往前走抬起頭往遠處那排人家望着)

(這時從對面跑過來一個小孩他叫小福子手裏拿着一個穉穉槍一邊跑一邊喊着)

福：明子啊，給你槍——(不小心跟英碰了一個跟斗) 喝！
你這麼大人走道怎麼撞人？！

英：(急忙拉起來) 老弟，對不起你，摔着沒？

福：(拍拍身上的土) 沒啥(然後) 你是幹啥的？走道賊頭、賊腦的照啥？

英：小老弟，我打聽你個信。

福：你說吧！

英：這是什麼屯啊？

福：建設屯呀！你幹啥？

英：那走錯了。(回身往別處走)

福：嚙！你幹啥的？

英：(走回來) 小孩，我從前方來，我找王家窩棚。

福：(恍然) 還是這麼回事呀，我告訴你，這就是王家窩棚，在年底王家早就叫咱們窮哥們鬧倒了，這麼倖屯子名改了，叫建設屯，再不許你叫王家窩棚了。

英：(興奮) 啊——這就是王家窩棚，小孩你——

福：哎，你幹啥還說王家窩棚，這麼倖窮人翻身了，屯子名也翻身了！

英：(經管問自己要問的) 小孩，這屯子裏有一家姓高的嗎？

福：高啥？

英：高福祥，是個老頭兒！

福：他就是我爹呀！

英：（欣喜）好！快領我到你們家。（忙拉福的手）

福：（疑惑的）你姓啥呀？

英：我姓英，叫英德明，你姐姐在你們家沒？

福：（把英的手一甩，忙跑向場院跟前，大喊）
姐姐姐姐，快來呀，快來呀！
（英妻急從場院跑出來）

福：姐姐，我姐夫來了，你看，（指英）那不是嗎！

妻：（大叫）明子他爹。（跑向英跟前）

英：明子媽——

妻：（因為興奮過度，出了眼淚用手擦，還想說什麼話，但又說不出什麼只是死死地盯着他）

英：（也高興地一時講不出什麼來）
（二人停立好久沈默着）

妻：（打開靜寂）媽呢？

英：還在城裏，（訕訕地馬上轉變話題）明子呢？

妻：在場院呢，（對福）小福子這是你姐夫。

福：姐夫，（恭敬靦腆地行個禮）剛才——

英：好幾年沒見着了，不認得了。

妻：小福子，你快去叫小明子來！

福：瞧哪，（跑下喊着）明子，你爹來了，你爹來了。
（明子拿着穉穉槍跑上）

英：（上前叫）明子！

明：（跑過來）爹——

英：（蹲下把明子緊緊地抱在懷裏用長滿鬍鬚的臉狠狠地親着明子的臉說）爹來了！

明：（被鬍鬚扎的疼痛叫着）爹——爹——

妻：（親切又怨艾地）看你那滿臉鬍子把孩子扎的直叫喚。

英：（放開明子，細細地亂着他的臉）這孩子胖了。

妻：胖了。

（小福子上）

福：（對後）我姐夫在這呢。（英站起來）

（生產組長和婦女隊，甲、乙上。）

婦：英大嫂，英大嫂，是英大哥來了嗎？

組：老英大妹子，是小明子他爹來了嗎？

妻：來了，這不在這呢嗎？（說完笑着）

婦甲：哎呀！你看英大嫂樂的嘴都合不上了！

婦乙：盼星星盼月亮，可下盼來了，還不樂嗎？！

妻：這倆死丫頭竟詭皮人！

組：（對婦）這還能不樂嗎？這一家團圓是個喜事啊！

（衆笑）

妻：（對英）這是我們這組的生產組長（指婦）他倆是我們婦女隊裏的！

英：（有點拘謹向他們點頭）啊！

組：好啊，老英大兄弟，你來到咱們後方解放區咱們團結到一塊堆，明年開上幾畝荒。

英：對——

組：你來了就多一把力氣，老英大妹子又能幹像個老爺們似的，頂個半拉子了，加上你兄弟那日子是越過越發呀！

妻：組長別誇了，咱們來到這還不是靠大伙幫助啊！

婦甲：英大嫂還客氣哪，誰不知道你生產積極啊！

婦乙：打完場咱們婦女還要選你模範哪！

妻：快別遭踐人了，你們嘴下留點德，下晚我蒸豆包給你們吃！

婦甲：英大嫂說話還轉灣抹角的哪，你就說英大哥來了蒸豆

包給他吃得，還拿我們遮哈羞？！

婦乙：英大嫂可掛念着英大哥了！

妻：我說不過你們。歇打！

組：快別扯了，來幹活吧！快要起場了。

妻：走！起場吧！

組：大兄弟剛來你在這吧，我們能幹過來。

婦：英大嫂，多說點體恤話。（齊跑下）

組：大兄弟，咱們下晚再撈扯。（下）

英：（目送着組長，口裡輕聲地）解放區真好！

妻：你說啥？

英：沒說啥，（稍停）德成呢？

妻：二兄弟到地裏措高粱去了，等一會叫小福子去叫他。

福：我去呀！姐姐！

妻：你先回去叫我媽來吧，說你姐夫來了，讓他來幫我做豆包！

福：噫哪！（向正面跑下）

妻：明子他爹，你走累了，領明子到屋裏歇歇吧。

英：噫！

妻：（指屋）這就是咱們的家，明子，領你爹進屋；我去挑担水淘一淘小豆。

明：噫哪！（領英進屋）

（妻摘下窗前的水桶和扁担放在肩上向左下）

（場上靜默片刻）

（英又領明子從屋裏出來望着自己的房子與窗前掛着的東西）

（妻挑水上，看見英，放下水桶）

妻：明子爹，你怎麼不在屋裏歇着？又出來幹啥？

英：呆不住。

妻：你是不是忘記媽了？

英……

妻：是不？

英：有一點，不全是。

妻：你是怎麼出來的？

英：我是被國民黨抓了壯丁當上中央軍天天挨皮鞭子抽，有一天出來到八路軍邊界上搶糧我就跑過來了！

妻：真沒想到你遭這麼多的罪……

英：我解放過來到前綫隊伍上，在連部、團部住了好幾天，八路軍真好，我就想就地參加隊伍，可是我又想回來看看你們是不是有安身之處了，那個指導員也說，你回去吧，到解放區的工廠作工作也行到鄉下落戶也行……就這麼的我就來了。

妻：真想不到你這個犟脾氣會到這裏來，走了幾天？

英：走了三四天了！

妻：那你道上……？

英：我臨走時，人家八路軍給我拿的路費，開的信，道上一點也沒困難着……

妻：明子，帶你爹在『半拉』看看，我去淘小豆去。（說着把水桶提進屋去）

英：明子這房子是咱們的嗎？

明：哪哪！

英：（納悶的）是咱們的？是租的吧！

（明子搖頭）

（手拿着空水桶放在房檐前搗好扁担）

明：走啊！爹——（拉英）

英：（看看房子不知想什麼一點沒動）

妻：明子爹，你想啥呢？

英：明子媽，這房子是誰的？

妻：（率直的）是咱們的唄！

英：是租的吧？

妻：不是租的！

英：那……

妻：那還是春天來的時候哪！走了十來天，好容易逃到這，住在明子他姥姥家，第二天這村政府就發給我們吃糧，因為沒有住的地方，鄉親們大伙幫着就在這村頭蓋上了這兩間小草房，就安下家了。

英：（恍然）啊……

妻：你到場院去看吧，我去淘小豆去了。（下）

組長在場院聲音：來呀！大伙傳堆呀！

衆的聲音：對！看誰傳的快，傳哪！傳哪！

（英與明子向場院下）

（組長上）

組：妹夫子

（妻上）

妻：（擦擦兩隻濕手）要揚場了？

組：甭哪！你快在屋裏弄個閒地方，好攔糧。

妻：我早就把外屋地騰出來了！

組：那你找兩條口袋吧！

妻：甭哪！（下）

（英與明子出場院上）

組：大兄弟，你看見了吧！今年的糧食是好成色呀，打的又多又好，是個豐收年哪！

英：（點點頭）是好年頭……

（妻拿口袋上）

妻：組長，口袋拿來了。

組：好！（接過口袋下）

 婦女的聲音：傳完嘍——哈哈……

 男人的聲音：揚啊揚啊！

英：明子媽，這是給誰家打場啊？

妻：給咱們哪！

英：（重覆）給咱們打場？

妻：怎麼？

英：是咱們自己種的？還是跟人家合種的？

妻：自己種的。

英：幾畝？

妻：三畝啊！

英：是租誰家的啊？

妻：是分的！

英：（吃驚的）分的？

妻：對了，咱們分着地了，我們剛到這安下家的時候那『前兒』剛種大田，村政府就把去年平分完了剩下的地，給我們三口人調劑了三畝地，咱們要在這長久住下去指定落戶了，那這地就老是咱們的了。

英（恍然）啊……真是想不到的事，咱們家也有地了！

妻：有了地吃穿都不用愁了。

英：那你們怎麼種的呢，有牲口嗎？

妻：咱們屯子有好多生產小組，插犍換工咱家也在小組以內，拿人工換馬工，今年就這麼種下來了，收成還挺好，打算明年春天買個馬呢！

英：買馬？

妻：甌啊！有了牲口好多種地呀！

英：（慢慢蹲下撫着明子，自語地點着頭）日子過好了——

妻：今年冬天，孩子大人也凍不着了！

英：（發現明子穿一身新的夾襖）明子你這新衣服是誰的？

明：我的！

英：（向妻）明子多俗有這麼一套新衣服？

妻：咱們今年種了半垧地晚麥子，賣了一點，就在這街裏買點布，給明子做了一件夾襖，怕上秋了凍着他！

英：我記着你們走的時候，明子就穿一件小褂，我尋思非凍死不可，想不到……（興奮地摟過明子）

妻：過去的事還能想了。

英：（突然）明子媽，明子穿的衣裳布這麼好是解放區出的嗎？

妻：我上哪知道去橫是唄！聽說哈爾濱有好多大工廠，啥都出，工人生活也很好，吃穿不愁，說了還算。

英：有鐵工廠嗎？

妻：那誰知道啊？

男人的聲音：快篩呀！篩完好裝。

（小福子領着明子的姥娘上）

福：（向後）你倒快點兒走啊！看你磨菇多半天了。

姥：死福子，我不得一步一步走！

妻：媽來了！

英：（向姥）大媽。

姥：（走上前）姑爺來了。

明：姥娘，你拿的啥。

姥：是鹹鷄蛋，（給明子）我心思再弄點蕎麥來給姑爺吃個新新的，這個小死福子就等不得了，（轉對英）你娘好啊！身板還硬實吧。

英：好……還硬實……大媽家裏都好吧？

姥：我們家裏都好，大大小小沒有一個閑着的。

妻：媽你幫我『忽』小豆去吧！

姥：你要蒸豆包面發上了嗎？

妻：還是昨晚發的呢！心思今兒個二兄弟搗高粱太累，預備今兒個蒸。

姥：那就蒸吧！明子把雞蛋拿進屋下甑煮它。（領明子進屋）

妻：小禍子，你上地把你二哥叫回來，就說他哥哥來了！快去！

福：嚨哪！（跑下）

（農民甲扛袋糧食從場院上）

妻：（對農）跟我來，扛到屋裏來吧！（與農民下）

（英急向場院下）

（組長扛一袋糧食上，英隨上）

英：來我扛，我扛，我有勁！

組：你剛回來，歇歇。

（二人爭奪不下，組長摺下，看看袋角上露出高粱）

組：大妹子，拿個針線來吧！

（妻拿針線上）

妻：怎麼口袋露了。（蹲下縫口袋角）

（農民甲又扛袋糧上，內屋裏下）

（農民乙，與婦女甲乙齊上）

衆：組長都弄完了！

組：歇歇吧，等一會再鋪一場，（打開口袋，組抓一把高粱在手心裏對英）你看，今年這高粱多好！

一垧地都打五六石哪！大兄弟你們今年算闖上了。（拍拍英的肩膀）

農乙：那家都不錯呀！穀子、豆子、高粱、雜糧都沒有少打呀！（農民甲上）

農甲：今年這一豐收啊，過年的家底算打下了，（打妻）縫完了吧，我扛進去！

妻：完了。（站起）

組：我扛
英：

農甲：我扛吧！（扛進屋去）

（福與英得成跑上）

成：我哥哥在哪呢？

組：在這哪！

成：（跑來）哥哥！（抱住英）

英：看你跑這一頭汗！

成：（擦汗）我聽福子說你來了，我從地裏就跑來了，媽沒來吧！

英：嗯……

（農民甲上）

成：你來了好啊，咱們今年收成不錯呀！過年春天買上個牲口，再跟大夥合股買個洋犁，咱們多開上些荒，你看吧！咱們要勞動起家呀！我跟嫂子就這麼打算的呀，

農甲：對，英老二，咱們小組過年合股買個洋犁，多開上幾十垧荒。

農乙：這要把地開起來，都是黑油油的地，種什麼莊稼也沒錯。

組：大兄弟，咱們後方生產的情緒可高了過年都要買洋犁多開荒啊！

英：洋犁……

組：嗯哪！就是開荒用的，這麼像咱們解放區鐵工廠做出好多種地的傢伙給種莊稼地的。

英：連解放區工廠也給老百姓謀利益呀！

組：聽大妹子說，你在國民黨那地也住過鐵工廠，那竟做什麼東西？

英：什麼都做就是對老百姓好處少，因為那都是國民黨大官開的工廠。

組：啊，怨不得區上同志總跟咱們演說：『咱們要好好薅弄地，多多開荒，要打的好打的多，不但要打下家底，還要支援前綫，打垮老蔣，奪下大城市，收復工廠，那咱們莊稼人也有幫助，將來生活那就會更好了』這話說的真不假呀！

農甲：對，我一定挑好糧支援前綫讓咱們軍隊打下大城市來！

農乙：咱們也不能比你落後呀！

妻：我們也挑好糧送去。

（媳從屋裏跑上）

媳：來吧，老英啊，小豆『忽』出來了包吧！

婦甲：你呀，你看老高太太，姑爺來了，忙的不站腳！

媳：誰姑爺來了不張羅張羅，明兒個你出門了你女婿上你娘家串門，你媽不忙啊！

婦甲：這死老太太……………

婦乙：這老太太這嘴誰也說不過。

組：這老太太身板也不軟弱呀，兩手老也不闲着……………

媳：闲着還行?!勞動發家嘍！

（衆都哈哈地笑了）

（老李大嬸拄個棍子從左角上）

李：（停立了半天，然後痿弱地說）嘖嘖，你們這個地方倒很快樂呀！

（大家都立時息斂了笑聲）

李：那個人不是英得明嗎？他怎麼到這來了呢？

英：（向前跑上）老李大嬸。

妻成：（也跑上去）老李大嬸。

李：啊，姪媳婦，德成你們都在這過好日子哪！

妻：明子，你看這是誰？

（明子跑過去一時認不出來）

李：孩子到了好地方忘了大奶嘍！

妻：明子你忘了?! 咱們住在中央軍那地方，大奶給你餅子嗎？

明：大奶奶……

組：這是難民啊！（這時大家都圍上來）

英：大爺，現在那邊怎麼樣？

李：哼！（一笑）怎樣?! 你媽都快餓死了，你還在這當好日子過呢！

英、妻、成：快餓死了？

李：得明，從你被抓走以後，你媽一天瘋瘋顛顛見人就要兒子，每天也許我給他點吃的，也許你那個朋友馬文凱給他送點東西，就這麼混肚子，你快想個辦法吧！

妻：瘦够嗆吧？

李：你說呢？一天有時候吃上，有時候就吃不上，瘦的皮包骨了，（用手比量着）還有一招招（看姥問）這個老太太貴姓啊？

妻：是我媽！

李：那有你媽這樣福態，這麼胖，差天上地下了。

妻：明子爹，你看怎麼把媽領出來呀？

英：……（慢慢蹲下）

妻：大爺！你是怎麼出來的？

李：做小買賣供不上吃，就跑出來了唄！跟我兒子推個小車，破破爛爛就拉出來了！你婆婆要能走動，我怎麼也把她領出來！

妻：大爺你們住在那兒了？

李：我們這幫子難民，人家前方八路政府給開的路條，都安插在前邊叫什麼屯子了，我記不住了，我看離這很近，知道你媽住在這屯子，我就來給你們送個信！

英：（站起）老李大爺，你知道現在鐵工場怎樣？

李：你住的那個鐵工場啊？

英：噲！現在怎樣？

李：細情我是不知道，我就在門口做小買賣，又見一個『刮民黨』用大號汽車要往外拉機器，你們那些做工的，又不讓拉，開槍也擋不住，歸終也是沒拉成！

英：以後呢？

李：又過了兩天吧！大概是沒辦法了，就架上幾門炮『忽通』『忽通』地往場裏轟，你們那些做工的就不讓，那還能跟大炮打交手嗎！到了把工場炸的東倒西欹，不像個樣了。

英：（激奮地）是炸壞了？

李：那還能好了？『刮民黨』還想炸輕呢？後尾叫你們那些做工的，不顧命地拿着鎚子、鋤頭，把他們給轟跑了！

英：你知道馬文凱現在幹什麼呢？

李：他嗎？賣幾回煙捲，有時見不着他，有時做幾個工的，到你們家去，不知道核計什麼，有好幾天半夜才走。

英：大爺！他沒有提我嗎？

李：這我可不知道！

妻：大爺！快吃下碗飯了，你到屋裏歇歇吧？明個兒我送你回去！

李：我到這個好地方，我算死不了啦！你們快想法把你媽領出來吧！

英：知道了！大爺！

妻：進屋吧！進屋再嘍！

（妻領李，媳領明子下，英亦遲遲地下）

組：『刮民黨』那個地方真沒呆了。

成：工場都炸完了……………

福：你看我姐夫可難受了。

組：看起來咱們更要加緊生產支援前綫，讓解放軍多打勝仗。

衆：對！……………

組：來！咱們再鋪一場吧！頭吃飯還能打下來！

成：福子！你在院裏看點豬，別讓豬扒穀垛！

福：嗯哪！

（衆齊向場院下）

英：（英又從屋裏愁悶地上）

（蹲在院內不知想着什麼，看去非常難過低低罵着）蔣介石……………（他又站起來看看那兩間小草房，又走過去向場院瞭了很多時候，在臉上現出了笑容自語的）解放區……………

福：（跑過來）姐夫！

英：什麼！（轉過來）

福：是你在那個工場被中央軍炸壞了嗎？

英：嗯！

福：那咱們八路軍打走他們不行嗎？

英：行！

福：那打走中央軍，工場還能開吧？

英：能！

福：能做出開荒的洋犁嗎？

英：（使他很難答覆，感到窘迫）

福：能不能？姐夫？

英：（頓時很堅決地）怎麼不能！

福：那可好了！（跳起來）

妻的聲音：小福子來給燒火來，忙不開了。

福：嗯哪！（向屋裏跑下）

英：（思量着）剛才組長談什麼了……（想了半天，也想不起來，隨向場院喊）組長！組長！

（組長上）

組：大兄弟！你喊我嗎？

英：我問你幾句話！

組：啥？

英：剛才明子媽縫口袋的時候，你說什麼了？

組：我沒說啥呀？（有點奇怪）

英：我記着你說區上同志老給你們講……是怎麼句話了？

組：（想了半天）啊！是這麼個意思，叫咱們多多生產支援前綫，打垮老蔣，奪下大城來，把那些工場都恢復了，那對咱們大家的生活也有老鼻子好處了，這都是區上同志對咱們演說的，再多了我就知道了！大兄弟！你問這個幹啥？

英：（一笑）我就是想起來了就便問問！

組：（瞭然）啊！我忘了你是個工人了還惦記着你住的那個工場哪！那好啊！將來咱們解放軍收復了，你再回去做工嗎！做出來東西，你老婆孩子說不定也能用着哪！哈哈……

英：組長！你說哪去了？

組：對！我得去幹活了，晚上嘍。（下）

英：（甩着組長的背影，嘴裡喃喃地）老婆、孩子、兄弟、房子、地、豐收……開荒……又轉身來煩躁地）媽！餓死……領出來……工場……炸了……恢復……（然後站在院內，堅決的點着頭）快——（向屋裏喊）明子媽！（妻上）

英：把明子叫出來！

妻：（向屋喊）明子！你爹叫你！

（明子跑出來）

明：爹！

英：明子！明子媽！

妻：啥？

英：我要回前方參加部隊去！

妻：（感到突如其來）參加軍隊去？

英：（誤會）怎麼？你不願意？（欲發脾氣）

妻：（一笑）看你參加軍隊我怎麼不願意呢？多俗走？

英：就走！

妻：（想不到）就走？！

英：（瞪了他一眼）那還磨蹭什麼！

妻：明天走不行嗎？

英：多呆這麼一晚上幹什麼！

妻：我是說路很遠快黑天了！

英：不要緊，哪黑哪住唄！

妻：不吃飯了嗎？

英：還不餓呢！

妻：那你等一會兒我給你取點東西去。（急向屋裏下）

英：（抱起明子親了一下）明子！

明：爹！

英：爹去參加八路軍，打咱們原先住的那個城好不？

明：好！

（妻拿一双鞋上）

妻：這一双鞋是前個月做的，等你來好穿呢！這回帶走吧！

（從腰中掏出錢）這是我積攢下的幾個錢，你都拿去作零化吧！

英：我要錢幹什麼？

妻：買個煙抽啥的！

英：（都接過來）明子跟你媽在家好好生產啊！？（放下明子）

明：噲哪！

（姥與李上）

姥：噲！參加就參加唄！還有這麼急的，吃完豆包再走吧！

英：不了！

李：得明參加吧！想法把你媽救出來！

英：噲！

妻：（向場院叫）二兄弟！

（成上）

英：得成！我去參加隊伍去了，你在家跟你嫂子，好好種地！跟鄉親們好好處！

成：是了！

英：那我走了！

姥：等一等，把那幾個鹹鷄子拿着。（急下）

李：這大娘，真掛着姑爺……

（姥姥跑上）

姥：道上就飯吃。（把小包交與英）

場院組長的聲音：快呀！趕滾子呀！

（繼續是男人趕牲口聲）

（還有男人和婦女的歌聲）

秋天來了快打場，今年豐收出好糧，
如今過上好日子，一天比着一天強。

× × ×

軍隊天天打勝仗，興家立業有保障，
支援戰爭攻大城，收復工場建設後方。

（歌聲越唱越響）

英：（歌聲中對大家）我走了！（轉身急下）

明：爹！……爹……（跟了幾步）

妻：（目不轉睛盯着英的背影笑着）

明：（向後喊）媽！爹走遠了抱我看。

妻：（上前用力的抱起明子）這孩子……

明：爹……（用手搖擺着）

（歌聲還是響亮的盪漾着）

——幕徐徐下——

第三幕完

第 四 幕

時：半月後

地：某大城內

景：台右是一所鐵工廠的大門，還很完整，門上懸着『中正鐵工廠的牌子，門前有鐵絲網，鐵絲網有開口，往裏看隱隱約約有個地堡』再什麼也看不見啦，門前是一條大街，街道旁有一株電線桿沒有路燈。

幕開：拂曉前、四面漆黑，颳着凜烈的大風一陣長久不息的炮聲、槍聲，炸藥聲……響個不停，蔣軍若干名狼狽不堪丟盔掉甲爭先恐後從左面跑上。慌張地向鐵絲網的開口跑去，準備攢進門裏地堡裏一個蔣軍官擁擠着向門裏跑去。（解放軍一個戰士跟踪追上來，英得明大槍上着刺刀腰挎着手榴彈，在頭前領着，指導員與通訊員，在後隨上。）

英：（向後邊指導員說，頭並回過去）指導員，這就是我住過的工廠，我最熟悉，讓我追上去消滅他。（說完就要跑上去）

指：（馬上制止）英得明，不行，聽我命令，不能橫衝直闖，敵人在裏面，我們在外面，你一個人進去要吃虧的。

英：（不高興的服從着，）是——

指：（命令着戰士們）隊形分散開，（戰士們分散了隊形）通訊員。

通：有。

指：你傳達二排王班長，我命令他帶一個班從這條大街迂迴到工廠後面打進去，快去！

通：是。（下）

指：英得明

英：有。

(這時王班長帶一班人從右面上順大街向工廠後面跑下去)

指：現在五班迂迴過去，他們從後面一打響你就破這鐵絲網解決門裏的，第一個地堡。

這樣裏面地堡因為後面有人打他的屁股，他就來不及向這面反衝鋒，我們也就不會吃虧。

英：是……

指：四班長！

四：(從戰士堆中到指導員跟前)有。

指：英得明一解決頭一個地堡你馬上帶四班衝上去，這樣我們兩面夾攻就會乾淨徹底的消滅這工廠裏的敵人。

四：是。

指：英德明！

英：有。

指：你有信心沒有。

英：有。

指：好我相信你，投誠是有認識的，回到後方，又很快的又跑回來，一定要參加我們隊伍打回來，半個多月的練兵，也很積極，你的階級覺悟很高，你說的話很對『消滅中央軍可以救你的媽』收復工廠你的老婆孩子生活會更好，消滅蔣匪軍解放大城市，這也是今天黨的事業，英得明你立功的時候到了，你要能拿下門裏那個地堡，我指導員替你請功。

英：(誠懇又堅決的)指導員你放心，我英得明粉身碎骨也一定拿下那個地堡。

指：好！是一個硬骨頭(稍停)怎麼五班還沒打響呢？

(靜默)

(不一會工廠後面的機槍聲像雨似的響啦)

指導員：英德明，快上去！

英：是…（一手拿手榴彈跑上急向鐵絲網開口而去）

（敵人用機槍從地堡裏掃射着）

（英德明已爬進工廠裏去了）

英的聲音：『蔣家兄弟們，你們趕快繳槍吧』繳槍不殺，若不繳槍『前後都是我們的軍隊，把你們包圍起來了，就消滅你們在裏頭。

（裏面無回聲）

英的聲音：『蔣家兄弟們，你們不繳槍我馬上就往你們地堡裏塞手榴彈了！

（裏面仍無回聲）

（傾刻一聲劇烈——手榴彈爆炸聲）

（蔣軍的慘叫聲）

四：向後，同志衝啊！（代領戰士們迅速的衝到門裏去了）

（指導員代通訊員向門裏走去）

（燈光變暗）

（燈光變亮的時候，即三天後的早晨上）門前的鐵絲網已經拆毀搬走了門前站着兩個戰士警衛着）（一個工友踩着幾個工友的肩膀拿一個中正鐵工廠的片子摔在地上）

（一個工友又遞上去解放鐵工廠的牌子在頂上那個工友把他橫掛上）

（這時許多工友從路上先後走來）

衆：哎！解放鐵工廠（踩在人家肩膀的工友一下子騎在別的工友脖子上大喊着）

工：哈，蔣介石——蔣中正完蛋了，咱們解放啦。

衆：大伙把他舉起來，往高舉呀？

、（大伙把他舉在人羣中顛波着）

衆：咱們工人翻身啦！哈哈。

（馬文凱從門裏走出來）

馬：叻工友們，沒事到裏面把地堡平了吧，把器材搜集到一起，還有藏到別處的機器零件，都搬來吧。

衆：對，快幹哪！

馬：要快幹，早開工，這可是咱們自己的工廠了，也就是咱們自己的家，當了主人啦。

衆：老馬你說的對，幹……

（一部份人進裏面去了幾個人左右下搬零件去了）

馬：（對一個工友）你去英得明他家一趟吧。把他從前藏起那零件拿來，再告訴他媽一聲，說英得明在的那隊伍又要開拔了，讓他媽媽送送吧。

工：好？（下）

（英得明束好行裝，由後台跑上）

英：老馬，我們就走了，我再來看看大家。

馬：（發現英得明的獎章）老英你立功了。獎章也掛上啦。

英：就是打這個工廠立了一大功不算啥功呀！

馬：你要好好幹，多打下大城市來多收復工廠，那才表現咱們工人階級的地方哪。

英：咱們打仗多偉也不是靈種，可是工廠還得幾時開工哪，解放已經三天了。

馬：同志，不成問題開工也就三五天，機器雖然叫國民黨破壞了，可是工友都有決心能克服一切困難。

英：好！快開工，多生產成品支援前綫建設後方。

馬：這你放心，工廠有黨的領導，工友們組織起來，只要一開工什麼任務都能完成。

（這時隊伍，唱着八路軍進行曲的歌聲，由遠而近）

馬：（向門內）工友們！都出來看咱們隊伍上的同志吧。

（工友們陸續地從門裏走出，搬零件去的工友，也從左右走回來）

衆：老英！你們又要走啦，往那去？

英：我也不知道，八成南下攻大城去吧。

（隊伍從後台上）

（看見門口的牌子都說着，解放鐵工廠）

衆：（喊）歡送解放軍攻大城收復工廠。（隊伍接連往下走，
指導員與通訊員跟在後面上）

指：英得明看見你的老工友了吧。

英：指導員工廠要開工了！

指：啊……（發現工友們扛的零件）這都是搜尋回來的零件
嗎？

馬：都是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保存下來的！

指：跟國民黨鬧鬥爭也有黨的領導吧！

馬：有，那時候就是這工廠裏的工作人員。

指：哈哈！好同志，你是一直堅持到底呀。

（工友領英母上扛着一個機器零件）

馬：你看！這就是老英從前藏起來的零件。

母：得明你要走了嗎？

英：我去多抓幾個中央軍，好給你老報仇！

母：好孩子你去吧！去打那中央胡子。

指：大娘，我們已經托付政府啦！讓政府好好照顧你老人
家，你放心好了。

母：這八路解放了就太平了。

指：英得明咱們走吧，大隊已經走遠了！

母：指導員，不再到家坐一會了？

指：（邊走邊說）將來回來的吧！

馬：（上去握手）再見同志。

指：再見

衆：英得明！多打勝仗！

英：錯不了。（齊與指通下）（衆搖着手）

幕徐徐下（全劇完）

2/4

『一個戰士』 插曲

(領)

2 2 6 1你啊
如啊
軍啊
咱啊2 2 6收呀
今呀
隊呀
們呀2 2 6 1我啊
窮啊
前啊
後啊

(衆)

2 2 5 5打呀咳
入呀咳
方呀咳
方呀咳3 2 5 5呀哈咳
呀哈咳
呀哈咳
呀哈咳

(領)

3 2呀哈
呀哈
呀哈
呀哈: 2 5 3 2大家動手
如今窮人
給咱百姓
多生產麼1 2 1 6 :快打場呵
大翻身呵
打江山呵
來打糧呵2 2 .今年咱
咱們的
咱們的
支援那6 5 3豐收
光景
日子
前方

(衆)

3 6 5 3出呀出好
一天一天
有呀有保
打呀打勝2 2糧呵
強呵
障呵
仗呵5 . 3咳
咳
咳
咳6 6咳
咳
咳
咳2 7 2 3出呀出好
一天一天
有呀有保
打呀打勝2 2糧呵
強呵
障呵
仗呵6 5 6 6咳呀咳呀
咳呀咳呀
咳呀咳呀
咳呀咳呀0 2 7 6咳呀哈
咳呀哈
咳呀哈
咳呀哈5 5 6咳呀咳
咳呀咳
咳呀咳
咳呀咳5 —呀
呀
呀
呀

一 個 戰 士

編劇者 沙 丹
出版者 東 北 書 店
發行 者 東 北 書 店
印刷者 東 北 書 店 印 刷 廠

總店 瀋陽市馬路灣
分店 瀋陽、哈爾濱、長春、齊齊哈爾、
吉林、牡丹江、佳木斯、安東、四平、
錦州、承德、北安、瓦房店、大連。

1949. 5. 初版 長. 1—10,000.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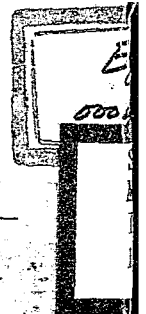
87



一 個 戰 士

1949. 5. 初版 長. 1—10,000.

基本定價： 145 元



145 元